

# 初探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

曾国全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15013)

**摘要:**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讽刺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表现在凸现世态人情、注重写实传统、结构随意散漫、采取全知视角、运用含蓄笔法、追求通俗易懂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材、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小说的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69(2004)03-0064-04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重视传统,自觉继承传统,认为“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她的前期创作,曾因把旧文体运用到创作上,被傅雷批评为“文学遗产过于清楚”;她的后期创作,更是将《海上花》、《醒世姻缘传》所具备的“平淡而近自然”作为理想的文学境界来追求。文学传统贯穿在她的创作中,不但与外来影响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而且逐步消融外来影响,回归传统。

关于张爱玲的小说,一直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她的小说主要受外来影响,如台湾学者水晶就明确指认其作品“似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合而神离”;她在精神上和技巧上,还是较近西洋的”;另一种则认为她的小说受传统的影响更大,如夏志清虽然承认张爱玲“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但也肯定“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张爱玲本人比较认同后一种意见,称自己不仅熟读《红楼梦》,同时也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传》、《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在《红楼梦魇序》中,她更明确的指认《金瓶梅》、《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泉源”。虽然真实情况不尽如此,但也说明她对民族传统的倚重。

## 1 张爱玲小说民族承传性溯源

讨论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实际上,对于“庞杂”的中国旧小说,张爱玲是有所取舍的,她主要接受明

清小说、晚清谴责讽刺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 1.1 明清小说的影响

张爱玲认为“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部长篇小说”。她所谓“好的”,并不是史学家或大众认为的名著。在她看来,《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历史神话传说”,缺少“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实在太贫乏了点”。她所认为好的,主要就是她手不释卷,通读了几十年的《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后来推崇备至的《海上花》。《中国小说史略》将《金瓶梅》、《红楼梦》明确归为“明之人情小说”、“清之人情小说”,《海上花》被鲁迅列为“清之狭邪小说”,但“写照传神”;“甚得当时世态”,与《金瓶梅》、《红楼梦》有共通之处。张爱玲对之也当世情小说看——她认为作者是从花酒生活中看普通人的情感,在妓院的角落里发现人性。

### 1.2 晚清谴责讽刺小说的影响

张爱玲散文中提到的《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和《孽海花》等谴责讽刺小说,也为她所喜爱。这些从官场切入的作品,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样具有“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特点。

### 1.3 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张爱玲多次谈到她看过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她的《第一炉香》登在《紫罗兰》杂志上。水晶还曾当面向张爱玲指出其《怨女》中“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研究者一般肯定张爱玲与“鸳鸯派”有些关系,其实张爱玲主要感兴趣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社会小说,“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她的趣味还是落实在社会

收稿日期:2004-07-25

作者简介:曾国全(1965—),男,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小说的“人情世故”上。除了社会小说“鸳鸯小说”言情、暴露、黑幕等另外各个支脉没有给她多大的影响。

上述三类旧小说,共同点在世态人情。张爱玲所说的《金瓶梅》、《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泉源”就是指的这个意义。比照此类小说,可以清晰看到,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特点以及与上述旧小说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确认其所受旧小说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 2 张爱玲小说民族承传性的表现

### 2.1 凸现世态人情

鲁迅将“明之人情小说”的名目列出时,曾作出这样的界定:“当神魔小说出现时,记人事者也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在这里,鲁迅指出了人情小说的几个特征——不讲史,不志怪,而记人事;不说帝王将相,不谈神魔灵怪,而写市人的悲欢离合、发迹变态,去描摹世态。在这方面《金瓶梅》、《红楼梦》比较典型。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该书通篇多是“闺阁之蝶语,市里之猥谈”。《红楼梦》在脂评看来,也“只是着意于闺中,格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则简”。

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张爱玲与世态人情小说基本一致。她喜爱描写男女间种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小事情。高等精致的调情,象《倾城之恋》;低等的姘居,如《连环套》;疲惫的婚嫁,象《鸿鸾禧》;死寂的婚姻,如《等》以及现代时空下市井小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颇有世情小说“写儿女情态俱备”、“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特点。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这种特点与中国旧小说的继承关系有明确的指认:“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国人脾气的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题材内容和表现风格上与世情小说的切近显示了张爱玲小说与旧小说的继承关系。如果需要给张爱玲的作品归类,也许“现代世态人情小说”是最贴切的名目,或者比心理分析小说还要确切。这种归类既可以涵盖她从《第一香炉》到《十八春》、《五

四遗事》的所有作品内容,还可以概括她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

### 2.2 注重写实传统

世态人情小说延续中国古代小说的“史传”传统,讲求记实性。《醒世姻缘传凡例》称该书“其事有据,其人可证”。《红楼梦》开篇声明小说是记叙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张竹坡曾指出《金瓶梅》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因为记实性,后世评家考证《金瓶梅》、《红楼梦》,常常“索引”作品所影射的真实人物事件。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海上花》引《谭瀛室笔记》指出《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将小说人物和真人真事——对号入座,至民国的社会小说,记实性更发展到作家笔录自己的见闻或熟人的事。

写实传统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她喜欢将“实事”作为创作的原料,认为真事比小说奇怪;“意外性加上真实感”,“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她曾经明确说明《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连环套》是写熟人麦唐太太母女,《创世纪》是写她的姨祖母。她弟弟张子静也证实:她小说人物,可以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

张爱玲秉承记实传统,还可以从她的小说和散文的相互影证中看出来。《我看苏青》中记叙了家中女佣的丈夫,在空袭后匆匆赶回来慰问妻儿,小说中就有《桂花蒸阿小悲秋》,《有女同车》中感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就有同主题的小说《等》,《道路以目》中封锁的情形,几乎原样移到了小说《色·戒》中。《茉莉香片》里聂传庆站在烟铺前回答父亲关于学费的讯问,《十八春》里曼桢被锁闭在“有静静的杀机”的房间中,让人自然联想到张爱玲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童年无忌》中的回忆。她在《秧歌》的“跋”里,也有对自己作品内容所作的言之凿凿的说明和辩白。

世态人情小说的写实性同时还表现为写实细节的浓厚趣味。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作者都在细节描写上花费了大量笔墨。服装首饰、陈设器具、饮食起居;“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这些细节让描绘的生活场景真实可感,生活情趣浓郁。

张爱玲对写实细节特别关注,认为写实细节可

以让人触摸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她的创作沿袭了堆砌、罗列细节的手法。比如在《第一炉香》里，感情受挫的葛薇龙想家，她回忆的家是一连串细节构成的。作者将那些琐细的物件详细描画，一一列出：“有一种玻璃球，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那球抓在手里很沉。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她家里，她和妹妹合睡的黑铁床，床上的褥子、白地、红柳条，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在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瓷缸，装着爽身粉”。此外，《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哥儿达的房间，《多少恨》中虞家茵的房间，《金锁记》中芝寿的房间，各种物事，都有不厌其烦的铺排、罗列；而所有作品中各色人物的衣物首饰、样式、颜色、质地，都有不厌其详的描述。评论者常常注意到张爱玲作品的旧小说趣味，这种趣味很大程度也来自于这些写实细节。

### 2.3 结构随意散漫

由于世态人情小说的情节较为松弛，细节过于丰富，结构的散漫也就无可避免。《金瓶梅》的结构呈现出“聚有自来，散有自去”的自然形态，而《红楼梦》的结构在评家看来，似乎“结构细密，变换错综”，但还是世情小说“平平叙去，毫无波浪”的特点。至于《海上花》，作者虽然自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但在胡适看来，还是因为“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事传”；“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展”。读者如不用心体会，只能感觉到故事头绪的凌乱。张爱玲看到了这一点，认定《海上花》的散漫和简略不符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是这部小说自生自灭，被“看官们”舍弃的主因。

张爱玲对中国旧小说的散漫性结构有正面评价。她将“社会小说”与美国的通俗“内幕小说”比较，认为“内幕小说煞费苦心加上结构穿插气氛，反而远不及社会小说”；“社会小说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都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趋势。”

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着张爱玲自己的创作。结构的散漫性，行文自然随意是她大部分作品共有的一个特点。由于疏于结构的经营，不少作品在结构上曾出现纰漏。最典型的例子是《连环套》和《创世记》。傅雷曾批评《连环套》内容贫乏、结构凌乱；仿

佛是一连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处处显出“信笔所至”的神气”。多年后，张爱玲对此已有认识。她在《张看 自序》里承认，那两部作品的失败都是因为结构上没有架好。而实际上其作品大部分都谈不上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象《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结构上的松散、纷乱也有充分的显露，而《殷宝滢送花楼会》、《浮花浪蕊》更是“散漫”到了“改都无从改起”的地步。

结构的问题在张爱玲的成功作品中同样存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全篇囿于“流水帐”似的琐碎记叙，叙述庞杂而紊乱。在《金锁记》的后半部分，长安的故事占据了叙述的核心，虽然也可以通过七巧的破坏与主体部分扭结，但和长安的故事相比，就看得出重心的偏移和倾斜。张爱玲改写《怨女》，舍掉长安的部分，结构反而齐整了许多。

### 2.4 采取全知视觉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说书人。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觉”和讲故事的口吻，张爱玲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

《第一炉香》是典型的例子，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比较相似的还有《茉莉香片》和《第二炉香》。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没有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收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在其它作品中，这种“说话人”不在首尾出现，只保留“讲故事”口吻，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明显象是有人在旁叙某人的经历。

### 2.5 运用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字里行间蕴涵丰富的“夹缝文章”。世态人情小说写世情，经常“指斥时事”，笔法“时涉隐曲”，更是含蓄。《金瓶梅》“幽伏而含讥”，《红楼梦》“惯用曲笔”，《海上花列传》作者自言作品“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

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语语含蓄，又语语尖刻，非细心人不能此中三昧”的特点尤为激赏，曾转引刘半农欣赏《海上花》的两段白描文字，分析其可

以意会的含义。后来她在转译《海上花》时,特意加注,将韩子云的“闪藏”、“穿插”处掘出,详尽解说,让读者体会《海上花》含蓄的好处,并将其与《金瓶梅》、《红楼梦》相提并论,讨论几部世情小说在含蓄传统上的“断续”：“《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汨汨,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至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隐晦了?张爱玲自觉继承、接续这种含蓄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获得含蓄效果的尝试。她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反写。比如《第一炉香》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述,可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颇得《金瓶梅》、《海上花》“以不言写之”、“以不写处写之”的“真传”。《第二炉香》中伶俐的母亲蜜秋儿太太的形象有耐人寻味之处,有学者把她理解为洋人版的“七巧”,细读作品,可以察觉作者隐含在这一形象中的“玄机”。蜜秋儿太太外表和气而楚楚可怜的面具下有另一张可怖的脸,有无意识的变态。在有的作品中,她的含蓄更近似于“隐晦”,读者的理解与创作本旨相去甚远。比如《相见欢》,本意是将人物写成“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读者却理解为“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她不得不加一个很长的自注,解说各个人物的心理以及相互关系。《色·戒》的主旨主要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完成,却被批评为“非常暧昧的歌颂汉奸”。张爱玲后来在《惘然记序》中为自己进入反面人物的内心辩护,认为发生这样的歧见,是国人“对我们自己传统小说的精深”缺乏真正认识。

因为语多含蓄,水晶在访问张爱玲时数次求证自己的看法,张爱玲觉得她深得“个中三味”,曾戏言可以让水晶为她的作品加注,这也侧面证明张爱玲作“夹缝文章”的兴趣。

## 2.6 追求通俗易懂

在中国古代,小说是区别于经书史传而处于“小道”地位的,并且以通俗性为特点,自六朝志怪、唐传奇至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概莫能外。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中,又有从“文言”到“白话”的“散枝开叶”,小说“易传行远”的通俗性愈加突出。明清世情小说直接继承宋元话本的俚俗内容和白话语言,随着篇幅的扩充,其通俗品质进一步凸现。《金瓶

梅》将明清世情小说推向了极至。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欣欣子将《金瓶梅》与《莺莺传》、《水浒传》、《剪灯新话》等比较,提出《金瓶梅》的特点在“寄意于时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琐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饮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但“至鄙至俗、极浅极近”已是《金瓶梅》的严重弊病。《红楼梦》显然纠正了这种偏颇,格调超高,融入文人小说的理趣和文墨,在雅俗共赏方面更为精进。

张爱玲小说突出的通俗性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其作品市民世俗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传奇化情节、纯熟而浅进的文风,加上她对自己追求通俗化毫不隐晦的表达,使张爱玲几乎被认定为带有现代色彩的通俗作家。对照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作品的通俗性,无论是内容——表现“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琐语”,还是艺术表现——“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甚至张爱玲“把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的自觉的通俗性追求,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的传统中找到源头。

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主要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学术界在评价民族承传性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时,比较多地偏重于负面,主要根源在于张爱玲自身。她过度沉溺于旧小说的“梦魇”,在继承民族传统方面比较偏废,又没有象鲁迅等现代作家那样继承,自然会与新文化主流相背离,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旧小说的传统成就了张爱玲的奇崛风格,也从根本上制约了张爱玲。当她不自觉地从《金瓶梅》等书中套用句法语式,化用场景时,其作品便更多显露出旧文学固有的陈腐与低俗的一面。由于过于偏嗜旧小说的某些程式和趣味,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自有现代思想观念的烛照,也曾努力使用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技巧在内的新手法,但她也还是没有能够彻底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提升自己作品的思想品质和艺术风格。

##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谈看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 [2]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湾:大地出版社(1993)
-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7)
- [4]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下转 73 页)

# On Develop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Geography

Tang Yong-h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that students' interest plays a role of impetus in teaching geograph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theoretically probes how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geography and find a way to solve relative teaching problems according to his point of view on psychology.

**Key Word** :Geography ; Interest ; Method

(上接 67 页)

[7] 胡适.《胡适文存》.合肥 :黄山书社(1996)

[9]《传奇集评茶会记》杂志.1994(9)

[8] 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On Traditional Heredity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Zeng Guo-qua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 The traditional heredity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comes from novels reflecting social affair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tirical novel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works called "Mandarin Duck & Butterfly".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projecting social affairs ,people's feelings ,stressing a realistic writing tradition ,random structure of point view and a third person an implicit style and seeking popularization. Her novels' artistic strong points and weak points ,including a narrow material scope of marriage and love ,plain and trivial life plots ,random structure ,the third person's point of view ,subtle metaphor and popular fun of novels all derive from her heredity of thos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Traditional novels make Zhang Ailing's style , but also influence and restrict her novels' ideological value and artistic quality.

**Key Words** : Zhang Ailing ; Novel ; Nationality